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卡拉布格海灣及其他

蒲思托夫斯基著

章蕪・章德培合譯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二輯之一]

卡布拉布格海灣及其其他

蕭思托夫斯基著 韋叢燕·德培譯

一九五〇年六月印行

前記

康士坦丁·蒲思托夫斯基 (Konstantin Paustovsky) 是以卡拉布格海灣 (The Gulf of Kara-Bugaz) 在一九三二年蘇聯文壇上奠定了他的作爲一個卓越的前進作家的地位。與這本描寫裏海東部卡拉布格海灣的工業建設齊名的，是他在一九三四年所著的一本描寫外高加索喬治亞 (Georgia) 農業建設的科爾奇斯 (Colchis)。科爾奇斯是喬治亞的古名。在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出版的蒲思托夫斯基小說選集 (Konstantin Paustovsky Selected Stories) 中，除包括上述兩書外，還選有他以後所寫的五個短篇小說，都是他的優秀作品。

從畢利弗車站來的澳大利亞人 (The Australian From Pilyevo Station, 1938) 是描寫一個在帝俄末代流浪在遠東的俄羅斯青年，在受盡了苦工及失業的折磨之後，如何回到革命後的祖國，獲得了新生。雪 (Snow, 1943) 描寫二次大戰時期一個撤退的女歌手和一個青年海軍軍官之間的高尙情感。放牛子 (The Cowherd, 1944)

給我們繪出了一幅關於蘇聯少年工人的知識幻想和願望的活生生的圖畫。十月的一夜 (A Night in October, 1946) 使我們景仰蘇聯女子的俠義精神。童子們 (Boys, 1946) 提醒我們現實生活的知識對於一個作家的重要性。

本書包括的五個短篇小說是我譯的。長篇小說卡拉布格海灣是德培譯的。至於另一長篇小說科爾奇斯，亦由德培譯出，另行出書了。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叢燕記於上海。

序

卡拉布格海灣 (The Gulf of Kara-Bugaz) 是蘇聯現代名作家蒲思托夫斯基 (Konstantin Paustovsky) 的一篇很著名的小說。它描寫蘇聯裏海東部的一個海灣——卡拉布格海灣——怎樣的從一種神祕的，恐怖的，幾千年來沒有人敢接近的狀態中，建設成爲蘇聯東部的一個很重要的工業中心。

這個神祕之窟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帝俄時代曾派了一個海軍上尉去探測過。這次探測的結果知道了雖然牠是一個水流喘急，四周爲絕對不毛的沙漠所圍繞而且渺無人烟的一個海灣，但是這裏面卻包含着一種無窮的資源——世界最大的格勞波氏鹽 (Glauber's Salt) 的貯藏地。

寶藏發現了。但是在帝俄腐敗的政府手中，他們是不願也不能夠對這種偉大的天然寶藏加以利用的。於是這個海灣除了一度作爲一個無恥商人騙財的工具之外，又沉沉的鼾睡了大半個世紀。

直到十月革命之後，在一九二〇年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知道了海灣的情況他在國家極度困難的情形下仍然撥了經費，派了人員，到這個海灣來從事澈底的調查研究工作。一九二六年政府再度派人前往調查，不久即設立了一個卡拉布格硫磺鹽托拉斯 (the Kara-Bugaz Sulphate Trust)，於是在一個人烟絕跡的地面上，在一個荒涼不毛的沙灘上，開始了一個偉大的轟轟烈烈的工業建設。

以往的歷史像惡夢一般的過去，卡拉布格在共產黨的推動之下覺醒了。牠像巨人一般的站了起來，牠要爲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祖國的建設而盡它最大的力量。

這篇小說雖然所描寫的是一件事實，但是它並不像歷史記載那樣的枯燥無味。作者是蘇聯現代卓越的小說家，他用幻想的故事，生動的筆調，把事實穿插起來，使人讀之趣味無窮。書裏面還談到許多科學問題，但同樣的作者是把科學與小說熔於一爐，並不像我們讀科學課本那樣的乾燥。

關於作者的本身我也想略爲介紹一下。他是一八九二年生於莫斯科，父親在鐵路上作事。兒童時代住在烏克蘭的鄉間和基輔。他從一個高級中學畢業之後考入了基輔大學，以後又轉入莫斯科大學，但是不久因爲第一次大戰開始便輟學了。在整

個戰爭時期他都在前線充當擔架兵。

作者曾經從事過很多職業：他當過莫斯科的電車駕駛員及車務管理員，醫院巡視員，南方的鋼鐵工人，亞索夫海的漁夫，水手，俄國文學教員，和新聞記者，他的目的是想盡可能的多了解人民及各種職業的情況。

作者的第一篇小說是在一九一一年發表於基輔的一個雜誌上。一九二六年他正式寫了第一本書出版，此後他才完全從事於寫作生活。現在他所寫的書已不下四十種，此外還寫有極多短篇小說，小品文，及論文，發表於各種雜誌上。他的寫作曾獲得蘇維埃政府頒發的勞動紅旗勳章 (The Order of the Red Banner of Labour) 及英勇勞動獎章 (The "For Valorous Labour" Medal)。

在這次的偉大愛國戰爭中作者在南方前線擔任戰地通訊員。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德培於上海。

目 錄

前記	一
序	一
從畢利弗車站來的澳大利亞人	一
放牛子	二九
十月的一夜	三九
童子們	五五
雪	六七
卡拉布格海灣	八一

從畢利弗車站來的澳大利亞人

凡尼亞·蘇得夫的父親在每年春天來到的時候，便患瘧疾。他躺在一張高高的靠牆床上，那噎人的烟使他咳嗽流淚；風道裏正燒着爛木頭把蚊蟲燻出去。

一個耳聾的年老的鄉下人，綽號鼻音外公，常來醫治他。外公是一個江湖醫生，又是一個幻想家；全區裏人，森林四週散佈的一切遼遠的村莊裏人，都怕他。他把乾螃蟹放在白裏搗碎，替凡尼亞的父親預備治病藥粉，當他用他的惡意的轉動的小眼睛釘着凡尼亞的時候，他喊道：

『你就把這種東西叫作土地麼？這是鹼土呀！你就是種上馬鈴薯也不會有一顆開花的——這可惡的地不會讓它生根的！鬼要那鹼土！皇上就是爲這感謝我們的努力——現在老百姓沒有地方可去了！』

『這話對極了，』凡尼亞的父親嘆息道。『沒有地方可去了。』
『莫再那樣咕咕了！』外公喊道。『正好像一隻倒霉的啄木鳥樣：「沒有地

方，沒有地方。」還有一個地方哩！許多人都渡過亞莫爾河，正往西比利亞跑去，耕着那里的肥地哩！」

『他們正在跑去哩，的確，』凡尼亞的父親從床上呻吟道。

『的確！』外公繼續喊道。『誰這樣說的？並沒有人跑到任何地方去呀！老百姓像綿羊樣——一塊擠在欄裏，縱使他們那個倒霉的欄對於他們比死亡還壞。你愛坐在一個暖和地方，對了，但是到求財氣的時候，你卻恰巧不在那里！』

『這話也是對的，我們老百姓一點用都沒有。……他們就是沒有一點胃口，』害病的父親同意道。

『噁？這是什麼話？！』外公尖聲喊叫道。『你要同我辯論麼？看看這位漂亮老爺！你有胃口倒不錯，但是老鬼才知道那作什麼用！你有足夠的胃口喝燒酒，把我們老頭子趕到墳墓去，而且去一輩子求那鹼土！』

凡尼亞的父親不再說話了。同外公辯論是沒有用的。

『這里就是你的這位少君，四下坐着，什麼事都不作！』外公用他的多節的手杖戳凡尼亞，把那少年嚇得不知所措了。『把他趕到西比利亞去！他快十六歲了，

他還祇是跳來跳去的玩耍，簡直把你喫喝浪蕩光了。你使他作活，像從貓身上取牛油樣。他在學校讀過書了，不是麼？唔，那麼，抓住他的後頸子，把他從那角落裏拉出來，叫他捲行李！」

「你爲什麼主張這樣呢，外公？」凡尼亞的父親答辯道。「我能叫他到什麼地方去呢，到西比利亞一張火車票，不要四十，也要三十盧布呀？」

「哦，你個傻瓜！」外公憤怒地喝叫道。「若果他沒票坐車，他會怎麼樣呢？他不能夠躲在座位下面，或者坐貨車，或者坐在車頂上——一樣到那里麼？你怎麼想呢？你想他應當坐頭等車，又乾淨，又舒服麼？」

外公惡意地吃吃地笑着。

「成百萬人呀！」他忽然咆哮道，把杆子那麼厲害地往下一搗，使凡尼亞的父親哼起來了。「年年火車上偷着去來的總有一百萬人，沒有車票。他們被叫作無票乘客。他應當作的就是那種人——一個倒霉的無票乘客！讓他喫苦求他的財氣去！作一個無票乘客！」

外公揮着手杖說了這話，忽然發出一種尖銳的女人樣的笑聲，在自己身上畫十

字。藥品已經預備好了，

凡尼亞的父親在那個夏季因為喫了外公的藥粉便死了。他的母親達利亞是一個淺薄的吝嗇的老太婆，懇求凡尼亞無票乘車到西比利亞去——或者他們在那里真給窮人肥地種吧？她想着他們在西比利亞會如何過活，夜裏睡不着。

『我們要用不要錢的木料蓋一所五角房子，』她喃喃道，在凡尼亞聽來好像她在禱告似的。『就在河岸上。哦，聖處女瑪利亞，我們的聖母！河流一定是很急的，它會從一些大森林裏流出來，在金黃色的沙上流着。我們要種蕎麥，引入蜂巢，養蜜蜂。……』

『你應當睡覺呀，媽媽。』

但是她卻老是喃喃着，她的喃喃聲音和秋雨的淅瀝聲音混合起來，成了一種單調的延長的夜間的聲音，凡尼亞聽着便睡着了。他怕到西比利亞去。他知道有許多人到西比利亞去了，但是他沒有一次看見過任何人從那里回來的。而且他的父親常說，那地方像流沙吸水樣把人吸進去了。

凡尼亞的母親給他麵包，葱，和一大塊陳鹹肉，上面洒有厚厚的黃鹽。她同他

一陣坐窄軌小火車一直坐到畢利弗車站。

煩人的十月秋雨在落着。它把樺樹上的寒冷的枯葉打下，打在火車的鐵皮頂上滴瀝作響。凡尼亞從窗戶往外望，想向他的母親喊叫，說他害怕，想回家去，回到火爐的暖灰爐和蟑螂那里去。他的母親一定猜出他的心思了。因為她對他揮着她的乾枯的打皺的拳頭；然後她又用那緊握着的原來拳頭擦去她的眼淚。

他往後一輩子都要記着她是這樣的：穿着一件手縫的舊襯衫，兩腳醜醜，發青，靜脈很粗，而且眼裏含着女人的無窮的眼淚。

祇是快到冬末凡尼亞才到了海參威。他在路上挨了幾次打，挨憲兵的，挨車僮的，而且挨流動搬佚的，因是要作最苦的活，幾乎不要分文，威嚇了他們的生計。

西比利亞在他看來乃是一個寒冷的荒涼的國度，老百姓把小麥藏在堅牆重鎖的裏面，好使窮人偷不着，這里除了無邊的發霉的森林而外什麼都不生長，森林裏的雪堆到膝頭深。

凡尼亞在海參威找到了一個工作，在一個中國洗衣作當伙伕。他必須在四口大

煮衣鍋下加柴火，鍋裏冒出一種不合衛生的灰色的蒸氣。一個白髮蒼蒼的中國老頭子蹬在旁邊，吸着烟，從黃色的爛眼裏細睨着凡尼亞。

『你年輕，我老了，』他說道，從他的長牙裏吐痰。『你是俄國人，我是中國人，但是我們兩個都同樣地不好。我們必須喫的少，作的多。』

『是不好呀，外公，』凡尼亞同意道。『彷彿我們這種生活沒有止境似的。』
『你年輕，我老了，』中國人喃喃道。『喫的少，作的多。』

這中國人十分消瘦，他的口袋樣的藍褲子老是滑掉在兩脇上，露出了褐色的打皺紋的肚子。他熨男人的襯衫。這種單調工作，在凡尼亞看來，比苦工還要壞。這是無窮無盡的：每星期原襯衫送回到洗衣作來了，這中國人又熨一次，以後各星期還不過是熨了再熨。

這中國人在春天死了。他恰好倒在他的熨板上，他的沉重的熨斗從他的手中啪嗒一聲掉下來了。

他們把他埋在市外一塊灰色的野草叢生的空地上。
這是一個陰沉多霧的春天，但是在埋葬期間，正當中國人蹬在新墳旁邊，咕咕

着辭世禱告的時候，太陽卻出來了。陽光普照在水面上，海岸和海洋都忽然洋溢著那麼一種眩目的燦光和一半透明，使凡尼亞馬上決定離開洗衣作，到海上去當伙伙了。

他有幾年都在一隻掛着中國國旗的『南宿』號貨船上作伙伙工作。起初『南宿』號在海參威和上海之間航行；以後，當戰事發生的時候，她駛到澳大利亞，從那里裝運綿羊和凍肉到巴達維亞和新加坡去。

船上有一班混合的水手。挪威人佔優勢——奇怪的沉默的人，眼睛發藍。船長是一個油滑的矮個子希臘人，鑲着金牙齒，名叫綏狄阿思。他總是醉醺醺的，不變地穿着一件短衣，上面沾着坐墊絨毛和烟草碎末。

船和船長一樣地醜陋。在凡尼亞——他的名字現在改作約翰了——看來，她——在熱帶海岸旁邊露出便把四週的空氣弄壞了，那本來含着春天的氣息，青草和捲曲的花。船上發出羊糞和煮咖啡的一種熟臭氣。他們從早到晚喝咖啡，廚子一天有幾次把成桶的褐色渣滓倒到綠色的海水裏去。

凡尼亞不久便過慣船上生活了。變化並不大：照樣的寄航港，照樣的黑暗天

空，照樣的樹林陰翳的島，看來好像水淹到綠樹梢了，照樣的靠牆床上的臭蟲，照樣的水手們關於偷東西的廚子和岸上喫酒作樂的談話。

在凡尼亞在『南宿』號上的第三年間，船觸到澳大利亞海岸邊的大珊瑚礁上了，在無風的天氣。礁石伸到地平線上，像一條大海綿樣，蓋着薄薄的一層水。海裏的岩石筆直地凸起來。一會救生船擦到它們了，一會又飄在無底井上面；要搖到海岸乃是苦活。遠遠地可以看見海濱沙灘了——一長條陸地在太陽裏閃着白光。

他們逼近海岸的時候，凡尼亞往水裏一瞥，看見了一些團團的海藻。它們看來好像綠烟的圓球樣子，在微溫的水裏慢慢地搖擺着。

凡尼亞回想起保羅維湖了，他在夏季常到那里去捕魚。那里生長着同類的水藻，它們聚着一羣小魚。他常涉入黑水裏去，把他的襯衫鋪在水藻上面，把水藻連帶着一羣小魚都拉到岸上來。水藻是那麼細，結果他的襯衫上什麼都沒有了，祇有一些細細的蜘蛛網。而且那乾得很快，縮成綠灰了。

救生船最後到岸的時候，凡尼亞脫下衣服，潛入水裏去。他用他脫掉的毛線衫捉到一簇海藻，拉出來放在炎熱的白沙灘上。氣味正像保羅維湖裏的水藻一樣——

那乾淨的深水裏的。

凡尼亞打開他的毛線衫；其中有一條帶牙齒的灰魚，兩眼充血，搗着它的刺人的似骨的兩鰓。凡尼亞拿起這條魚，但是正當他要把它扔到水裏去的時候，它卻扭轉身來，用牙齒咬住他的手掌了。

凡尼亞把魚扯開，扔到沙灘上。血從他的手上滲出來了。魚發出尖銳的噓聲。

一個馬來亞水手告訴他，那是有毒的，一般說來，海洋裏有許多有毒的魚，現在凡尼亞的手無疑地會皺縮起來了。

凡尼亞覺得像哭似的，但是他忍住眼淚，祇罵了幾句俄國話。

『這里一切都是歪三扭四的，』他告訴馬來亞人道。『就連你們的魚都像狗樣咬人。這儘足以使人喪氣了。』

馬來亞人表示有罪地微笑着。

從那以後凡尼亞便害了懷鄉病。它慢慢地在他的心中生長起來。他周圍的一切事物都瀰漫着懷鄉病，正如同窮人的麵包浸透了水似的。懷鄉病就在此地的天空裏，高高的滿佈灰塵，夜間撒了一把異鄉的星斗；懷鄉病就在乾燥的空氣裏，在無